

# 我爱读闲书

●刘淑花

闲暇时光,我爱读闲书。这“闲书”还是小时候上学时,母亲给予的说法。其实就是课本之外的书,母亲当年一律称之为“闲书”。于我而言,“闲书”不外是些诗歌、散文和小说之类的书,尤其是小说,迷恋之程度,绝对超过了任何事,且随着年龄增长,对其忠贞之节,估计是要继之以死的。

读小说,我是从《红楼梦》开始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风靡一时,我刚上初中。父母说这是个“搞对象”的电视,不让我看,怕学坏。越不让看,越记在心中。悄悄去书店看了看,最便宜的一套《红楼梦》,上中下三本,15.5元。于是我开始悄悄攒钱,却始终也没攒够。1991年初中毕业的我,考上了中专。那时的中专,不仅能把我的农业户转为供应户,还说是毕业包分配工作。父母惊喜异常,坚决支持我不读高中去上中专,我反抗无效,但父母也给了补偿,给我买全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让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四大古典小说。

上中专前的那个暑假,我就坐在家里的炕头上,光明正大地看《红楼梦》,没有读出多少爱情来,就是看出了很多的不甘心。不知为什么,看着看着就觉得特别心酸,也想如林妹妹般抹一抹眼泪。总有许多的不平压在心中,于是上

了中专后,一边学着专业课,一边开始试着改写《红楼梦》的结局。努力试着用半文言的语法,重写我心中的林妹妹的结局。受当时港台武侠电视剧的影响,在我改写的红楼梦中,文文弱弱的林妹妹在濒死前被一独臂老尼救出了大观园,并被带回深山学习了绝世武功,然后又回到贾府,把我喜欢的或是可怜的贾探春、贾迎春等一众姐妹妹妹连同紫娟、晴雯等丫环全领了出去并教会武功,开始潇洒江湖行……想得很好,但写得磕磕绊绊,最终无疾而终。

想写的小说没写出来,但读小说的热情却上来了。翻开一本小说,便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书中的人物,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在小说里,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坚守信仰,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仗剑天涯的江湖侠客,行侠仗义,快意恩仇,扫尽世间不平;运筹帷幄的谋士文臣,于乱世之中谋定天下,以智慧安邦定国;温柔坚定的平凡少年,在成长路上披荆斩棘,用努力与善良书写人生;胸怀家国的时代青年,在岁月长河中奋勇争先,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看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品味他们的聚散离合,为他们的欢喜而开心,为他们的遗憾而叹息。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不一样的人生,读

懂人性的复杂,明白世间万物皆有缺憾,人间烟火自有深情。

有时我觉得,生存像是一场修行,总是在选择中放弃多彩。而小说像是一扇扇通往世界的窗,打开书页,就打开了万千山海与人间悲欢。不必远行,不必奔赴山河,只需静坐一隅,伴着淡淡的墨香,便能跟随文字尽品鲜活滚烫的众生百态。

有时我觉得,生活像一杯白开水,干净、必要,却少了点滋味。而小说,就是那几块随手丢进杯里的冰糖,入口清淡,回味却慢慢泛起甜来;或是那几片提神醒脑的茶叶,初尝微涩,而后却有清香在舌尖盘旋。

每一本小说,都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读小说,让我跳出了自己狭小的生活圈,见识了世间百态,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这几年,我更是开启了手机读小说的疯狂模式。手机里网络小说的世界,包罗万象。在这里,我可以随主角踏遍玄幻大陆,看御剑乘风、斩妖除魔,感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血豪情;也可以走进古代深宅大院,看官斗宅斗的水深火热,同时学习古人在社交、婚嫁嫁娶、宴会等不同场合中的不同行为举止、言语礼貌、服饰礼仪等;还能穿越到古代

朝堂,看权谋交织、风云变幻,领略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与博弈……奇幻的世界,超长的文本,丰盈了我贫瘠的精神世界,让我即便身处方寸之地,内心也坐拥万里山河。

小说于我而言,是一种温柔的享受。我在深夜读到某些对事件的想法,会忽然一怔——原来,有人这样精准地说出了我说不清的情绪;我也经常在某个角色的倔强里,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也会觉得自己的有些坚持,好像也没那么可笑;有时甚至会生出些小羡慕,现实里许多话不方便说、不敢说,甚至不知怎么说,但在小说里,总有人说得很好、很合心意,于是合上书的那一刻,心里会莫名松了一口气,好像卸下了一些看不见的重担……在一字一句里,见识世间善恶,体会相聚别离,懂得世事无常,学会温柔与豁达。那些书中看过的风景、听过的心事、读懂的道理,都会悄悄沉淀在心底,化作成长的底气。

我爱读小说,爱文字编织的山河岁月,爱故事里的人间烟火,爱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指尖轻触屏幕,一行行文字淌入眼底,既是闲暇时的简单消遣,也是一场场跨越时空、穿梭次元的奇妙旅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每一次翻开,都是开启了一扇通往未知的门。喧嚣尘世里容易浮躁不安,琐碎日子中常感到疲惫烦恼,难过的时候,小说是避风的港湾;迷茫的时候,文字是引路的北斗;平淡的日子里,小说为生活洒下了漫天星光。

余生虽不长,但我仍愿始终守住这份读小说的喜好。愿在烟火人间里,为一句言落落泪,为一本小说心动,为一个虚构的世界沉醉。以文字为马,以想象为鞍,在有限的人生里,活出无限辽阔的版本。

# 在喧哗处,读一页从容

——数字时代的阅读与理解



●张梓

在信息加速流动的时代,阅读不仅关乎知识的获取,更关乎理解能力的生成与内在秩序的安放。

清晨未醒,屏幕先亮。世界尚未完全展开,信息已经提前抵达。指间滑动间,新闻、短视频推送如潮水般涌来。人们已被信息层层包围,在行走中浏览,在碎片中接收,并在不断刷新中与世界保持连接。

获取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深度理解却日益稀缺。当全民阅读持续推进、阅读不断被提上公共议程,这样的现实,更值得反思。

网络像一阵风,从四面八方卷来讯息,迅速进入视野。它拓展了认知的边界,却也压缩了理解的纵深。信息被拆解为碎片,观点被浓缩为金句,人们越来越习惯即时判断,而非完整思考。一场公共讨论,往往在热搜中迅速升温,又在下一轮流量中悄然散去。

当信息以更短的形式不断呈现,理解也更容易停留在表层,难以形成连续而完整的思考过程。

这种变化,并不只影响阅读习惯,也在悄然改变人们处理复杂问题的方式。当理解停留在碎片之间时,判断趋于简化,讨论也滑向情绪与立场,而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耐心。

阅读,则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它需要时间与专注,在逻辑的延展中,让思

想逐渐成形。一段短视频可以让人迅速“看见”一个事件,而一本书,则带人走入问题内部,看见思想如何展开、逻辑如何自治,并在反复阅读中,慢慢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认知结构。

信息的丰富,并不必然带来理解的加深。碎片化阅读提供速度与广度,让人不断“看见世界”;系统性阅读提供深度与秩序,让人真正“理解世界”。如果说网络是流动的风,那么阅读更像沉静的土壤——它让思绪沉落,让判断生长,而不至于长期漂浮。

在注意力被不断切割的时代,阅读的意义,不在于对抗喧嚣,而在于修复思考的连续性。它让人慢下来,与一段思想真正相遇,与一个问题从容相处,把“接收信息”重新转化为“形成理解”。网络不会消失,信息只会越来越多。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地选择远离,而是在喧闹的信息流中,仍然保留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在喧哗处,读一页从容。

当阅读方式被不断重塑,理解能力本身,正在成为一种需要重新守护的公共能力。这既是个人层面的阅读选择,也关乎公共文化环境的长期塑造。

而一个人是否仍能安静读完一页书,或许正是其是否依然具备完整理解世界能力的隐秘标尺——也关乎一个时代的思考深度。

压题图片 马占俊摄

# 有书读,人不老

●杨惠卿

前几日,偶然读到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全民阅读,焕发文化活力》。文中,先生引经据典,细数读书对人类进步与民族振兴的深远意义,文末更满怀热忱地勾勒出书香满溢的图景:“读书吧,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读得更好,学得更好,实践得更好,这将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自信心、进取心、获得感、幸福感。中华大地,处处书香,那该是多么欣欣向荣的气象!”

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崇文尚学、笃志读书的优良传统。两千多年来,无数勤学典范的故事流传至今,在汉语成语中

留下了深刻印记。“凿壁借光”的西汉学者匡衡,家贫无灯便凿墙引邻舍微光夜读;“悬梁刺股”的孙敬与苏秦,或以发系梁、或以锥刺股,只为驱除困意专心向学;“以荻画地”的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便以芦荻秆为笔、沙地为纸,教他识字习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运动的开展大幅提升了全民文化水平,更点燃了大众的读书热情。去年,国家正式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为全民阅读保驾护航,推动书香社会建设迈入新阶段。

国家以立法推动阅读,背后是深刻

的现实考量。改革开放让国家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全民阅读与阅读水平仍与发展现状不相匹配。许多家庭将全部精力与大部分投入都放在孩子的教育上,成年人却常常忽视自我提升,工作之余,时间多耗费在刷剧消遣、追剧集等娱乐中,阅读渐渐淡出了生活。

这让我想起2025年8月29日下午的一段难忘经历。当时我应邀参加市文联在市图书馆举办的长篇小说《凤凰密码》作品研讨会,会议间隙起身寻书,却被阅览室的景象深深触动。宽大明亮的玻璃窗里,书桌前几乎座无虚席,

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其中不乏稚气未脱的小学生。偌大的空间里静得出奇,推门细听,唯有轻柔的翻书声与“沙沙”的写字声流淌其间。

我轻手轻脚地走入室内,一个角落的身影更让我心头一震:一位耄耋老人正专注地读着一本略显陈旧的书籍。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个普通的圆桶水壶,书本架在简易的塑料小书架上,与旁边的阅读方式虽有所不同,那份沉浸其中的专注却别无二致。我走到他身边,他竟丝毫不觉,依旧沉浸在书的世界。我悄悄收起寻书的念头,拿出手机定格下这令人敬重的画面,再轻掩房门悄然退出。

近半年过去,老人读书的身影始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这位高龄老者的坚守,显然无关名利。曹操在《龟虽寿》中早已给出答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而我始终坚信:有书读,人不老。

# 纸间有光

●春霖

清晨翻开书页  
纸间有光轻轻浮起  
像世界忽然停顿了一瞬

阳光落在指尖  
像一句不必回答的问句

世界在纸上慢慢安静  
声音往后退了一步  
让思绪悄然靠近

有些句子不急于解释  
它们只是陪你停一停  
像路边一棵安静的树  
不催人赶路匆匆

阅读时

时间变得柔和而缓慢  
一行字轻轻走过心底  
留下浅浅回声

我们在别人的文字里  
偶尔遇见自己  
那些未曾说出的情绪  
被一束光轻轻照亮前程

合上书时  
世界依然如常  
像风拂过湖面  
湖水缓缓归于平静

在喧嚣之外  
把自己轻轻放回一页纸上  
也放回时间更柔软的地方

# 读诗不觉春已深

●郭继堂

丽日轻风,悠幽小径,满园桃李香凝。  
清诗相伴,心梦静如澄。  
专致精致细嚼,任窗外、草长莺鸣。  
浑无觉,东风暗度,已是暮春横。

漫吟千古事,健笔其妙,悟悟同生。  
惜光阴,寸金皆付星灯。  
莫道韶华易老,闻香墨、岁月安宁。  
依书桌,浓茶轻畅,诗海踏歌行。

# 读书随想

●欣荣

总是在闲暇时轻轻嗅着书的清香  
不曾为挑选哪一本而迷茫  
不记得哪一页曾反复思量  
一行又一行是谁在导航  
一篇又一篇无所谓谁最坦荡  
读过的也许懂也许忘  
依然张开充满墨香的翅膀  
向着未知的领域日夜兼程翱翔

随意地翻开哪一本书  
就像是在无意间推开一扇窗  
有的窗里,微风轻盈鲜花飞扬  
有的窗里,大江汹涌翻滚波浪  
好书仿如一盏不灭的灯  
把心里心外的角落都照亮  
那些字句仿如发芽的种子  
在走过的岁月里悄悄生长

读史,让骨血里长出铮铮脊梁  
从千年的风雨里  
看见不屈的倔强  
读哲,让混沌的头脑找见方向  
在多元的岔路口  
守住清醒的心房  
从先贤的笔墨里读懂山河的辽阔  
从凡人的故事里寻见自己的模样

我阅读,寻找世界的宽胸怀的广  
悲欢离合也许永远难以丈量  
但那些读过的书  
延伸脚下的路穿过缭绕的雾  
会悄悄变成骨血长成长你我  
抵达更亮的远方  
别再说日子平淡,没有回响  
当你翻开书页,就点燃一束光

每一行字,都是一把锤  
敲碎懦弱的伪装  
每一页书,都是一柄剑  
刺破迷茫的网  
读书,是平凡人最硬的铠甲  
是无助时最炙烈的光芒  
多读书读好书,让我们在风起时有底气,有锋芒,有力量

# 桑干河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 五谷楼书话(二十一)

# 朔州志、朔县志、朔城区志及马邑县志

文/图 陈永胜

朔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沿革多变。欲说朔州的有关志书,还需先说一朔州的历史沿革。

据峙峪人文化遗址考证,28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地繁衍生息。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地属雁门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筑城养马,得名“马邑”,置马邑县。汉因之。晋永嘉五年(311)入代。北魏为畿内地。朔州之名始于北魏,但其地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葛荣起义后废。

北齐天保六年(555)复置朔州,徙治于新城(今朔城区西南沙河一带),称北朔州,辖广安、广宁、长宁、齐德四郡。北齐天保八年(557),徙治马邑城(今朔城区)。北周武帝保定年间(561-566),升朔州为总管府。隋改置马邑郡。唐武德四年(621)改马邑郡为朔州,辖鄯阳、常宁两县;天宝元年(742)又改朔州为马邑郡,辖鄯阳、马邑两县;乾元元年(758)再次改马邑郡为朔州。后晋天福元年(936),朔州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历经后汉、后周。

辽称朔州,统和中(983-992)升朔州为顺义军,置节度使,领鄯阳、马邑、宁远三县。宋宣和五年(1123),于朔州置朔宁府。金朝改为朔州。元、明皆为朔州治。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于朔州分置朔州卫,嘉靖十八年(1539)冀北道驻朔州。清称朔州,顺治十六年(1659)裁朔州卫,并入朔州。民国元年(1912)改州为县。1989年新置朔州市至今。

关于朔州的旧志,明代的有四种,分别为正德四年(1509)知州李邦直本、嘉靖十年(1531)知州毕鸾本、万历三十六年(1608)知州许尔忠本、崇祯七年(1634)知州翁应祥本;清代的有三种,即为顺治十七年(1660)知州侯树屏本、康熙十一年(1672)知州方叔裔本、雍正十三年(1735)知州汪嗣圣本。明代的四种版本早已散失,清代的三种版本只有雍正汪嗣圣本尚为完备,但于今藏量凤毛麟角而已。



民国25年(1936),补修残版重印雍正版《朔州志》,并将康熙版《朔州志》残本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马邑县志》一并付印,汇为一函,名为《朔州志》。此版本于今亦少之又少。1993年1月,朔城区人民政府出资重印了朔州旧志。此版本是五谷楼所藏的第一本《朔州志》。此版本1993年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一版一印。汪嗣圣纂修、王霁汇纂。16开精装竖排繁体字本,525千字,印数3000册,定价78元。此版《朔州志》即以民国25年的补版重印本为底本,以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的雍正十三年石印本为主要参校本。所附《马邑县志》以民国25年铅字重印的万历本为底本,以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的民国七年(1918)重修本为主要参校本。全书由萧泰芳点校。萧泰芳,朔城区人,山西大学教授。

此版本共分12卷,分别为:图考志、星野志、方輿志、建置志、职官志、名

宦志、赋役志、武备志、选举志、人物志、外志、艺文志(上、下)。另附康熙《朔州志》残本和万历《马邑县志》。此版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第一个点校的朔州旧志,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4年1月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一版一印16开线装本《朔州志》重订本,一函六册,江苏金坛市古籍印刷厂印制。55.25印张,300千字,定价600元整。印量版权页未注明,有人说500套,也有人说是300套,还有人说是100套,不得而知。此《朔州志》重订本纸质上乘、印刷精良、装帧考究,阅读、收藏俱佳,尤为古籍收藏界垂青。此版本的责任编辑为落霞香,她是朔城区人,三晋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山西古籍整理与出版领域的资深专家。参与策划或责编了不少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比如《新评新校六大名著》《中国家基本藏书》《山西文华》《三晋石刻大全》等。这个重订本是萧泰芳先生于1993年版《朔州志》的基础上订正的版本。



2017年11月,三晋出版社一版一印了四卷本《朔州志·附马邑县志》,小16开繁体横排本,61印张,890千字,定价350元整,印量不知。此书系《山西文华·史料编》大型历史文献丛书之一,责任编辑落霞香,点校者萧泰芳、吕晓庄、王晓枫。本书与前两个版本的不

同,一是增加了民国版《马邑县志》,二是点校作者增加了吕晓庄和王晓枫二人,这二位其时均为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可以说,这个版本是两代人共同努力的点校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1999年8月,山西古籍出版社一版一印了《朔县志》,主编为田雨润、王文明,朔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16开精装本,39.5印张,950千字,印数2000册,定价138元。此书为通志体,上溯事物始端,下限至1999年。全书共设21篇,130余章,290多节。略古详今,以志为主,配合传、述、录、图表和照片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朔城区政府首次编纂的《朔县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一轮《朔县志》。此书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深受读者喜爱。在旧书市场,一般价格在500至1000元。

2014年11月,中华书局一版一印的《朔州市朔城区志》,主编为杜启贵,大16开精装本,118.125印张,2900千字,印数为3600套,定价为876元。此志为《朔县志》(1999年版)的续志,上限1989年1月1日,下限至2010年12月31日。该书以志体为主,兼及述、记、传、图、表、录、索引等体裁。共设47编,各编根据内容设章节、目、子目等层次。与一轮志的《朔县志》比,内容丰富、史实详尽、印刷精美是它的优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实可资借鉴。

